

# 漂亮的女房东

张旺模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张旺模 著

# 漂亮的女房东

北岳文艺出版社

## 漂亮的女房东

张 旺 模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原平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字数：217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

书号：10397·168 定价：1·60元



## 张旺模

张旺模，男，一九三七年生于山西孝义县。现任山西省阳泉市文联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始文学创作，发表过诗歌、小说等多种样式的文学作品。八〇年以来，发表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短篇小说《四个山汉》、《戴白手套的女人》分别获《山西文学》、《晋阳文艺》优秀小说奖；《明珠放彩》曾被《小说选刊》选载并获赵树理文学奖；《贼》曾被译成日文出版。

AAA63/02

# 序

马 烽

近年来，我省文学界新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好的作品，给我省文学百花园里增添了新的光彩。张旺模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这里讲“也算是”，是因为他今年已四十六岁，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发表作品，到如今已将近三十个春秋，这就很难算到新出现的青年作家行列里了；如果说他是老作家吧，他自己不会承认，别的人也不会心悦诚服。他虽然发表作品较早，但那时候初学写作，作品水平较低，并没有在读者中留下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尽管他主观上也想写出点好的作品来，但写来写去仍是在一个地方转圈圈，没有多大突破。他自己对此也很苦恼。当时难免有人讲风凉话，说他不是那块料。也有人劝他就此搁笔，以免白花精力，白误时间。可他自己“死不悔改”，决心要在文学创作上踏出一条路子来，他知道这是一条艰苦的路子，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首先就要从各方面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自己观察生活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他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理，于是他就有意

识地利用一切机会，去了解社会生活，去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年间，他的工作有过多次变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当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县文化馆馆员，还在市医院办公室等单位工作过。不管工作如何变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就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那时候当然不可能搞什么创作了，他就抓紧时间阅读能够找得到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继续深入生活，认真积累生活。他从小就喜爱农村，热爱农民。参加工作以后，虽然住在了县城，但他仍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下乡参加实际工作。他交结了许多农民朋友，他和他们常来常往，亲如一家。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情：有回他在街上碰到一个讨饭的老汉，从服装和气质上可以看出是偶尔出来讨饭的农民。那时候，有些地方劳动一年吃不饱的农民大有人在。他家里虽然也并不富裕，但他还是把那位讨饭吃的老人请回了家里，象亲友一样热情，问寒问暖，殷勤招待。这不仅仅是同情和怜悯，而是把农民看成了自己的父老兄弟。他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站在旁边观察生活，而是作为这个阶层中的一员，为他们的忧而忧，为他们的乐而乐，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许多相识的农民都把他看成是自己人，和他讲真话，讲实话，因而对他们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那些年代里，他当然在创作上没有什么表现，但他生活得很充实，开扩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生活。

俗话说“辛苦不负有心人”。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获得了报酬。打倒“四人帮”之后，准确地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身上集聚起来的光和热，终于爆发出来了。这本短篇小说集就是近几年来的创作成果。其中《戴白手套

的女人》、《明珠放彩》先后获《晋阳文艺》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奖，《四个山汉》曾获《山西文学》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奖，《贼》被翻译为日文。其余各篇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上乘之作，甚至还有个别篇章流于一般化，但就他个人的创作来说，比起过去的作品来，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收获。

读张旺模的作品，给人突出的感觉是：亲切，真实，可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所写的大都是一些平常的事，平常的人。没有什么“重大题材”，也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更不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可以说大都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听到和碰到的“凡人小事”。但作者不是在这里拉家长，说里短，而是在着意颂扬那些在极其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着的这些普通人。不信，你看《三月的茵陈》。这里边所描写的是一所医院传染病科的一位名叫任兰芝的卫生员。二十年前她就是出席过全市劳模会的模范人物。可是二十年来被人们冷落了，甚至还受到了一些人的鄙视。但她自己根本不考虑个人的荣辱，一切置之度外，照常忠于自己的职守。每天起来照常为病员们打水，搞卫生，二十年如一日。就连“十年动乱”期间，武斗最凶的日子里，她也冒着枪林弹雨扑向自己的工作岗位。她在这个岗位上前后干了二十七年，由一个青年姑娘变成了花白头发的中年妇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的名字终于又上了光荣榜。不管怎么说，任兰芝终于还是获得了她应得的荣誉。而《茅信老五》中的老五，连这么点荣誉都没有获得。老五是个普通社员，成年累月赶着大车到县城为生产队掏茅粪。谁都知道，这是种又脏又累的营生，可他毫不在乎。前些年，村里

群众曾把他选为模范社员，但上边领导嫌他在批判会上不发言，说他“斗争性不强”，没有批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他本来找到了更赚钱的生产门路，但菜农们要求他继续担任掏粪的工作。他为了使大家获得蔬菜丰收，居然又干起了这一行。后来社员们又把他选成了模范，谁知上边领导嫌他不是“万元户”，也不是“万斤户”，还是没有批准。老五对此也非常生气，可他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继续天不明起来进城去掏粪。因为他根本不是为当模范才干这事的。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作者是在满怀激情地赞美这些可贵的品格，赞美那种在平凡岗位上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他不是讲述一些事件证明这个道理，而是通过具体的描写，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且是尽可能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就是对一些有缺点的人，也是尽量挖掘他们灵魂深处闪光发亮的美好东西。《贼》这篇作品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刘二牛就是一个有缺点的普通社员，在大批判的年月里，他为了能填饱肚子，曾经偷过集体地里的玉茭。被抓获后，挨过批判，受过吊打，结果不仅弄得妻离子散，而且还背了个贼的臭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他家的生活虽有了相应的改善，但在村里的名声仍然不好。地里丢了庄稼，不少人仍然怀疑是他偷的。刘二牛决心要抓捕偷庄稼的人，以正视听。他下了一番功夫，终于把那个偷庄稼的汉子逮住了。原来这人正是曾经处罚他的那个队长。这显然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仅可以报复前嫌，而且可以洗刷群众对自己的怀疑。后来那个队长找上门来向他求情，认罪。刘二牛终于原谅了他，并把他写的那份认罪书也撕毁了。他宁愿自己背那口黑锅，也不愿把这事公诸于众，怕的

是使这户人家遭到象自己家那样的厄运。他看到他有悔改的表示，竟然还送了他半口袋小米，读到此处，使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我列举了这么些例子，并不是宣扬要大写小人，小事，小题材，而是说这类题材不容易写好。只有对这些人物有深厚的感情，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写得活灵活现，真实，动人。张旺模同志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这是值得赞扬的。

读张旺模的作品，给人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语言流畅，有地方特色。既生动风趣，又不流于“油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那些一口气念不完的句子。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我想在这里摘引《明珠放彩》中的几段文字，一个外号叫二窝囊的农民，由于特殊原因被选成了队长。他本人死活不干。为什么？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也好回答：他太窝囊。第一，他那长相就不起眼，黄皮圪皱，弯腰曲背，站在那里象条蔫黄瓜；第二，说话不利索。平时还不要紧，越着急越结巴，着急得过火了，就只见嘴动弹，眼忽闪，吐不出一个字来；第三，他心太软，胆太小，受了欺侮不敢吭声，跟人共事只想到要吃亏。就因为这些，他的尊姓大名——文世冒，除了每年决算贴清单时往墙上爬一次外，村里老老少少都没叫过。就是比他辈份小的孩子们，也没几个喊他二叔，二爷的。几乎都称他二窝囊。

他的妻子李明珠从县城回来，了解到把自己丈夫选举成队长的原因后，竭力主张他勇敢地担起这付担子来。她给他出了好多主意。在他将要去开会“宣誓就职”的时候，她又嘱咐了他一番：

“……你活了四十多，窝囊了两个二十年，这一回，不管啥原因，你当队长了。当好当不好，先看头一炮。你讲话时声音高一点，不要老是蚊子飞一样，不管遇上啥情况，心里不要急躁，当心急结巴起来。你一结巴，大家一笑，什么也完了。想好了再说，把字在嘴里拿稳了再吐，要说得干脆些。说不来就停一停，千万不要学下啊啊，嗯嗯，哪哪的坏习惯……”

当二窝囊开完社员会回来的时候，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房门轻轻推开，咱们的新任队长回来了。他先把干部帽脱下，扔到炕上，又解开棉衣领子抖风，嘴里一直嚷：“热死了，热死了！”

明珠把他拽到灯下一看，棉背心都溻湿了。哎呀呀，他挑二百斤重的担子，也没出过这么多汗呀！

以上引文中的第一段，是人物介绍。完全是叙述。而是一点，两点，第三点地讲，可是你不感到干巴，反而觉得生动有趣。不长一段文字就把这个老实农民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勾勒出来了；第二段是人物对话。从李明珠的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这是个精明能干的妇女。这些话也符合她的出身经历。因为她的父亲曾经是多年的村干部，她的第一个丈夫也是村干部。因而她对开会讲话这些事都比较熟悉；第三段是一个小的场景的描写。简单几笔，几个小的动作，就反映出了人物的情绪。不用问也知道第一炮打响了。

从以上几段引文中也不难看出，作者所采用的语言，不是从现成的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人民群众口头上收集来，然后经过加工、提炼，而成了文学语言。由此可见，作者在

这方面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

我认为张旺模同志在文学创作上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朋友们学习的。他那种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八四年冬

# 目 录

人品	I
茅馆老五	14
马大爷和电扇的故事	23
门内门外	34
呼苍天	56
贼	66
明珠放彩	78
男大当婚	97
公民姜发财	106
不舔他	117
希望	130
新路	145
脑子里的新窗户	154
需要	172
四个山汉	186
三月的茵陈	200
牛凤英趣闻	212
戴白手套的女人	221
孝顺	232
武师傅出车	244
王更新上礼	254
漂亮的女房东	264

## 人 品

秀梅锁了鸡窝，又去关猪圈。手刚碰着猪圈门，心里就一股好笑：猪都不在了，还关什么呀！

今天早晨，她爱人志远把“吉林黑”和“巴克夏”用平车拉着，到公社食品站出售去了。小两口商量好：志远卖了肥猪，路过姚村集买回两头猪娃来。……可是，天快黑了，志远怎么还不回来呢？

“是不是食品站不收？……”近来，卖猪的多，那验猪的二斜眼可牛气哩，成天斜着眼克扣老百姓。人们不愁喂猪，单愁卖猪。不少人把猪送出去，又拉回来。为什么？没给二斜眼送礼嘛！今天志远临走时，想把家里那条“大前门”带上，买哄二斜眼。秀梅把“大前门”夺过来，在志远前额上抿了一指头，笑骂他说：“人人说你老实，怎也学会这一套！”志远“嘿嘿”笑了两声，走了。秀梅心里有底儿：他二斜眼再歪邪，也得保他的饭碗，象这样脊背上能杠面条的大肥猪，甭说送他东西，就是骂他几句，他也得收。

“那么，志远是买不到猪娃，在集上死等吗？……”自从生猪收购价提高以后，喂猪的人多了，猪娃又缺又贵。刚才秀梅下工回来，在村口遇上隔壁茅锅嫂，空着两手，从姚村集回来，一见秀梅，茅锅嫂就灰眉土眼地说：“……贵死

了，你猜一头猪娃多少钱？……老鼠那么大也敢要十七八元！”秀梅问她，在集上看见志远没有？茅锅嫂取笑地说：“哎呀呀，年轻人……到底新鲜，一刹刹也离不开！……”

茅锅嫂的“新鲜”二字，说到了秀梅心上，她觉得怪熨贴。

秀梅嫁到这村里虽然一年多了，可那新媳妇的“新鲜”味儿，一直保持得很浓。她走到街上，从不左瞧右看；要是路过人多的王家十字儿，更是低着头，匆匆急急。她觉得人们的眼睛都在看她，那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也好象都是冲着她来的；有时走过那段“封锁线”，她会出一身热汗。到了地里，她也不和姑娘媳妇们打闹，遇上大伙儿哄堂大笑的事，她顶多似笑非笑地动动嘴唇。

秀梅在村里影响好呢，没有一个人不称赞她。

大姑娘小媳妇们羡慕她：“怎么搞的，什么衣服穿到秀梅身上都好看！”

嘴唇上长起黑毛毛的小伙子们偷偷地议论：“咱要能找到秀梅那样的对象就美塌了！”

嫂子大娘们要是纳着鞋底补着衣服拉呱起来，也不无慨叹地说：“秀梅嘛，全村头一个，志远妈修下福了！”

那些经常靠墙蹲着晒太阳的老爷爷们，一看见秀梅提着猪菜篮子从面前走过，就又摸胡须又点头地叹息：“唉，甚时候也有勤谨人……”

尤其是秀梅喂的“吉林黑”和“巴克夏”出名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呀呀呀！那是猪吗？简直是动物园的大象！”

秀梅娘家母亲是个喂猪能手，秀梅从小是妈的好帮手，

不管怎么瘦小的猪娃，只要她母女俩搬弄几个月，保管肥头炸耳、滚瓜流油。可是，唉，在那想起来就叫人后怕的年代里，她妈也丢过手。有一年，她家的一头肥猪喂了四个月后，个子长够了，单等上膘，只要每天贴喂两把高粱就行。可是，人连高粱皮都吃了，还填不满肚皮，哪有猪吃的！她母女每天挑猪菜喂猪，看着看着猪毛越来越长，猪屁股越来越尖，猪拉的屎，一天比一天稀，最后竟拉稀拉死了。全家人啃着骨头流泪。仅存的一线希望也完蛋了，这日子怎么打发呢！妈妈气得在炕上哼哼了三个月，几乎要了命。……现在，好了，麦麸谷糠有的是，还愁猪的吃食？……这不是，她刚喂了七个月，两只小猪娃都变成大肥猪了。

“那鬼一定饿坏了……”秀梅边捅火边想，“志远吃上生铁也不愁化不了，每天一进门就喊饿……”她知道：就是饿破肚子，志远也舍不得化一角钱在集市上买个芝麻烧饼吃。今天，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他。炒菜，要多放点油。去年秋天，分了十来斤棉花籽儿油，现在还有七八斤，她每天炒菜舀一小匙，今天……舀两匙，可是，第二匙刚倒了一半，就又收起来，放回油罐里。自制的西红柿酱在锅里咕嘟咕嘟响起来后，她拿出两颗鸡蛋（这在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啪嚓、啪嚓”荷包在西红柿汤里。然后，和了一小块红面，一大块白面。她自己先把红面吃了，把红面汤喝完，才又添上新水，等志远回来。她吃红面时，失笑自己：在娘家时，妈妈给爸爸偏吃点儿，她心里就笑话妈妈封建、男尊女卑，可是现在……人家志远又不愿意偏吃……自己却……嘻嘻……。

全村的电灯呼的亮了。锅里的水圪垯圪垯响着，老母鸡们“咕咕咕咕”在鸡窝里说体己话。“他……千万别出什么

事吧……听说小偷专门在食品站圪蹴……唉，他走时，我怎忘了安顿他注意？……”这么想着，秀梅不觉来到院里。可是，刚走到大门跟前，她又霍地调转身，返回屋里。

“披头散发往街上走，象个什么样子……”秀梅对着镜子，把剪发头理了理，用湿毛巾擦了擦脸，正要转身往外走时，镜子里映出来的一张照片把她吸引住了。这张照片，秀梅最欣赏，每天总要看好几次，而且看个没够。这是他俩的结婚照半身像，两人挨得紧紧的。……你看志远那两片厚厚的嘴唇，那一付老实相……村里人谁不说他老实？秀梅和志远结婚，也是挑了志远老实。可是，他老实吗？嗨嗨，结婚以后秀梅才慢慢体察出来，他呀，挑上大粪不偷吃！鬼心眼多着呢！就说今天吧，天还没有亮，志远就悄悄起了床。秀梅听见地上有响动，睁眼一看，志远正在找鞋。这鬼，每天起床都得秀梅喊，今天怎么了？秀梅说：“食品站九点才上班，你早去也是白搭。”志远含含糊糊地说：“我睡不着了！”秀梅起床后，见火上熬着一大锅稀米汤，什么也清楚了，捏住志远的脸蛋问他：“你捣什么鬼！”志远老实交待说：“咱二大爷说：‘灌上一肚米汤压秤’！”秀梅端起锅把米汤“咚隆隆”倒进泔水瓮里，笑着说：“咱是卖猪不是卖水！”志远拽住秀梅的胳膊央求说：“二大爷就这样干过！”秀梅轻轻捶他一拳，“咱凭良心，不干那缺德事！”说着，抓了两把玉茭颗儿撒进猪食盆里。

秀梅来到大门口时，见王家十字儿黑压压围着一群人，还似乎听见有猪娃的叫唤声。她想走去看，又不愿凑热闹；怕失体面。正犹豫间，茅锅嫂提着一头猪娃，喜眉笑眼地走了来，那猪娃个头不小，雪白雪白的，茅锅嫂提着后腿，它

的脑袋和前蹄还不时地往上跃，叫唤声又尖又有力。秀梅凭这一听一看，就断定是优种，喂七个月，一百五十斤，不成问题；志远要能买回来这么两头猪娃，她就心满意足了。

“秀梅，还站着干什么？快去捉猪娃吧，志远拉回一平车呢，又好又便宜。你看，才十八元。”茅锅嫂被猪娃折腾得满头大汗，喘气竭力地说着，走进她家院里。

秀梅脚不由自主地来到王家十字儿，拣灯暗处站了，掂起脚尖向人群里看。可不是嘛，人们围着一平车雪白的猪娃儿，志远咧开厚嘴唇在平车旁边站着，正拿毛巾擦汗。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猪娃从平车里捉出来。有提着后腿，让猪娃用前腿跑的；有扯着耳朵，看猪娃怎么闹的；有剥蹄爪的；有量腰身的……不一阵儿，平车上只留两头了。队长王二叔蹲在地上，一边摸揣他挑好的猪娃，一边说：“志远，把这两头拉回去吧，不要闹个盖房老头儿睡露天！”志远嘿嘿笑着说：“我不当紧，谁要就捉去！”“傻鬼！咱家的泔水瓮都满了，你……”秀梅这时觉得志远老实得有些过火。你看那两个小东西，多爱人，一个嘴头上有块黑，一个脊背上开两朵小黑花，腰长腿短，挺好的骨架，喂它七个月……她真想挤进去，把那两头猪娃捉回家去，可是，她有那么大的胆量吗？这时，她听见身旁自行车响，一看，一个猴子一样的小老头儿，从车上跳下来，打住车子，头上冒着汗，挤进人群，一手抓住一头猪娃的后腿，说：“多少钱一头？……十八元？好，三十六元，两头猪娃我买啦！”这就是志远他二大爷，秀梅最讨厌这人。“他家前天刚买下猪娃，又要猪娃干什么？……一定是要到集上卖高价。哼，见利就钻！”可是，这时又有两只手握住了猪娃的后腿，队长王二叔笑眯眯